

“深扎”文丛



宋都传奇

甘桂芬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深扎”文丛

SONGDU CHUANQI

宋都传奇

甘桂芬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都传奇/甘桂芬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11

(“深扎”文丛)

ISBN 978-7-5649-3564-1

I. ①宋… II. ①甘… III. ①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2575 号

总 策 划 侯若愚

责任编辑 侯若愚 王 珂

责任校对 李 云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甘桂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开封市文联主席。曾获河南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第六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人
文

河南大学出版社

人文社科部

项目总策划 侯若愚
责任编辑 侯若愚 王珂
封面设计 侯一言



河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编辑部
电话 0371-86059753 60993151

目 录

- 1 呼吸
- 33 你的眼神
- 45 小寒大寒
- 66 冬眠
- 70 风清日丽的一天
- 78 祝你晚安
- 90 偶然
- 99 喇叭
- 106 拾漏儿
- 111 幸亏没发财
- 115 馒头家
- 129 过河
- 132 前妻
- 138 从祭灶到破五
- 215 橐驼儿
- 221 塔灵
- 223 小瓷匠奇遇记
- 231 清明谷雨
- 236 后记

呼 吸

僧问：“人靠什么活着？”

佛曰：“靠呼吸。呼，出一口气；吸，争一口气。”

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他曾经感佩不已。

可这呼吸岂是容易的？

伊莲死后，周顺就患上了强迫症。他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虽然警察一再说伊莲是因为下雪路滑导致的刹车失灵，但是周顺一直怀疑自己。他一个人的时候反复把那天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他越来越清晰地记得，那天早上是他故意弄松了刹车片下的螺丝。

那年冬天格外冷。要过春节了，家里有娘准备年货，一进腊月娘就开始张罗，老人家还是喜欢过年的热闹喜庆，要年味儿，要热乎欢腾劲儿。

这都祭罢灶了，二十四扫屋子，二十五蒸馒头，二十六去割肉。明天二十六，娘又该大锅煮肉了吧。姐姐放了年假，欢天喜地在家里替奶奶跑腿。娘从来不用周顺插手，他往年基本不用管，这次照例是听娘的，老人家喜欢怎么过就怎么过呗。他估摸过年的东西娘都预备齐了。

这天周顺心里挺高兴。半下午的时候，老板叫他过去，说了好些体贴话，感谢他一年来为厂里的事没少费心，说是全仗着他把大家伙拢到一块儿。周顺是维修班的班长，老板口头任命的，工资上也没得着多少实惠，但是周顺做事向来较真，老板既然说了，他就很搁在心上。大家伙儿有啥意见，老板有啥要求，都是他在中间招呼支应着。老板说明天就是腊月二十六，辛苦一大年啦，到这年根

儿，来修车的也不多了，让他歇歇，早些回去帮着家里备年货。临走时，老板在他口袋里塞了一张三毛超市的购物卡。三毛是全市最大的超市，连锁店多，买东西方便。每年年底老板都会办些这样的购物卡，打点那些能管得着他们的部门，算作拜年的一样礼物。

往年老板从来没有给过他。可是今年不一样，老板特别亲切。周顺知道老板不是无缘无故的。一来他脾气好，人老实，平时加个班什么的，从来不啰里啰唆找理由推辞。二来他手艺硬扎，别人干不了的活他都能干得了，好多顾客就是冲着他来的。也因为他在，好几个大品牌汽车的维修点才肯设在他们这里。

周顺整天上班下班。上班就一门心思在修车上，下班就一门心思在家人上。但他越来越让老板不放心了，因为已经有不止一个修理厂老板私下里找过他，想把他给挖走。也有人建议他开一家自己的汽车修理厂，他听了只能笑笑，他不是不想自己做老板，可他知道那需要很多钱，他不愿意为了钱承受沉重的压力。

今几个老板搂着他的肩膀，比平时格外亲热。老板最会笼络人，一直夸他能干耐劳，说明年的生意还得老弟帮着多照应点。挣了钱，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不是？

老板为人说不上实在。人家做生意的嘛，要的就是个眼活嘴活，能挣钱才是正经。没错，是有别的老板来挖他。可周顺并没有要走的打算，他思谋着到了哪儿不都是给人家打工？这儿的生意不错，虽说工资给的不算太高，可是能按月准时发，何况老板今天话里也透出了过罢年打算涨工资的意思，许诺不会让他吃亏。

周顺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但这几个月临近的同行都涨了工资呢。物价涨了，人工能不涨？几个一块干活的弟兄们私下里也议论过，想找老板要求加工资。周顺不爱乱掺和，也不多嘴，不过心里头记挂着。要是能涨些工资总是好事儿，自己挣得多，回去交给娘到底好看些。娘都六十好几了，还整天苦巴巴趴在绣架上，一针一线换几个辛苦钱，他这个做儿子的心里头愧得慌。

家离修理厂不太远，步行也就是二三十分钟的路。周顺晃晃

悠悠地走过府前街，来到鼓楼。

鼓楼夜市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招牌，好多人大老远跑过来，为的就是尝尝这儿的小吃。其实其他地方也有卖的，可人们总觉得鼓楼的才够正宗。也只有这儿的生意最好，一年四季总是红红火火。鼓楼的这片夜市养活了附近的居民。这几年一些企业不知咋地就经营不下去了，下岗工人不少。有好多人在这里摆摊增加些收入，市政府给了优惠政策，算是鼓励自谋职业。也有平时喜欢鼓捣吃食的，家里负担重的，白天上班，下了班到这儿临时设个点挣个外快，多一份进项。娘说的对，这年月，只要人勤快，日子总能过得去。

这会儿，摊子已经陆续摆出来了，但客人还不多。才五点半，正是下班时候，摊老板们大多在做准备工作。来逛夜市的人还少，非得等到夜幕彻底降临，这里才会欢腾起来。大腊月的，天寒地冻冷呵呵，可逛夜市的人没有怕冷的。夜市上天天喧嚷热闹，喜气洋洋。不管心情多么郁闷，每次看到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周顺就会被这些热爱生活的人给打动了，也跟着喜欢起来。

周顺一边走一边想着给娘和妞妞捎点啥，平常下班迟顾不上，今儿这不是回来得早嘛。

他下班其实可以绕过夜市，这里人多车多，过得慢，可是只要时间不急，他还是喜欢打这儿过。习惯了。他就是这么个脾气，什么东西习惯了就好，要换条道，自己心理上首先接受不了。再说，他喜欢热闹。人多好啊，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磕磕绊绊听着老板们热情地招呼——坐吧，要点啥，马上就好。炒凉粉、焦烧饼、杏仁茶，来一份吧。鸡血汤、肚肺汤、羊肉炕馍，怎么样，尝尝？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热情得很。

呼啦啦的火苗在鼓风机的策动下热切地舔着锅底，也点燃了过路人脸上暖融融的酡红。在逐渐扩张的小吃摊挟持下，鼓楼街越来越狭窄拥挤了，但是每个人的脸都被这样的拥挤催促出喜庆的微醉来。比较起火热的摊贩，路灯光倒显得黯淡了。

周顺自己话少，就特别喜欢别人话多。他自己寡淡，看着人家

人声鼎沸的，他就好像自己也热闹了。过日子不就是图个热闹呗。要不冷冷清清，就像自己和媳妇，整天连一句话也没有，过着还有什么劲儿。

反正有空，他愿意走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愿意被旺腾腾的炉火薰红了脸，分享别人生意的兴隆。

这时候下了班的人们大多还在路上，没顾得上静下心来坐在这些小摊跟前品尝美食。但是大学里放假了，三五成群的学生，叽叽喳喳地簇拥在夜市里。他们天性是爱热闹的，从大学里回来，非得找老同学老朋友们聚聚，吹吹牛，炫耀炫耀新学的名词，比试比试新交的男朋友女友不可。他们口袋里爹妈给的钱有限，吃不起什么大餐，把聚会安排在这些地方，花不了几个钱就达到了乐和乐和的目的，这儿既有适合他们年轻人喧腾热闹的气氛，又能满足他们喜欢浓重口味的脾胃。

眼下，能够坐在小摊子上吆五喝六的大多是他们这些年轻人。

他们嘻嘻哈哈着，小吃没能堵住他们的嘴。一边吃一边说着各自学校里的新鲜事，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年轻真好！无忧无虑。周顺一边走一边感慨。自己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年轻的时候？当然有。他年轻时候也是人群里的尖子，多少人羡慕他呢，还有伊莲。他们也有过这样的好日子。周顺的好时候过去了，但是伊莲的好时候还在延续，她不像他，没有跟着时间变老。伊莲是能拽住时间的人，她习惯于自己掌控命运，凡事都由着自己作主。她啥时候都爱做个挑头的，走到哪里都得拔出尖来，有大家的眼睛在一边紧盯着，她才能活出精神气来。

他一路走一路看，慢吞吞的，也不着急。娘肯定已经做好了饭，姐姐这会儿估计正迷着看电视呢。伊莲还是有什么饭局吧。她总是忙，十天有九天不回来吃饭，不是她请人家就是人家请她。她跑的步子快，这个家越来越撵不上她了。

打江山该是男人的事，可是伊莲的性格最不认输，她才不会甘心在家里委委屈屈洗衣做饭当小媳妇。她生就好当家好逞能好显摆的脾气，把她关在家里，还不得憋屈死了？这些年，她在男人主

导的世界里打拼。她长得好看，又好打扮，那些能拿捏住她的男人能不拿捏她？能让她日子过顺溜喽？可她有她的本事，在谁跟前都不露怯，在谁跟前都能撒娇耍赖抛媚眼。她的这些手段都管用。再说，她也懂得这年月的规矩，该使钱就使钱，该放低身段就放低身段，逢山开道遇河架桥。再为难的事，没有她办不了的。

周顺心里有过抱怨。她还要个老公干什么？她一个人能耐上天了，一个人过也成。有无数次，这样的念头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但这样的话在张狂的媳妇面前忍了又忍，终于硬生生从嘴巴边嚼烂吞下肚去了。好多话一旦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就像泼在地上的水，你没法子让它重新回到盆子里。他劝自己，女人家在外边讨生活不容易。

他不愿意就这个问题想下去。想多了也是自寻烦恼。

旁人笑话他是个窝囊废，管不了自己的媳妇。

哈，窝囊。谁愿意窝囊？

周顺常去大相国寺，去的多了，熟了，寺里的僧人喜欢和他打个招呼，劝他不如办个皈依证。后来，人家送给他一本书，书上有一段话。

僧问：“人靠什么活着？”

佛曰：“靠呼吸。呼，出一口气；吸，争一口气。”

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他曾经感佩不已。

可这呼吸岂是容易的？

他听说过她和那些男人打电话，亲亲昵昵，哥呀妹呀的，他怀疑她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听见了。她以为他没有心吗？可是她有她的道理，人家帮着咱们办事呢。咱有啥能回报人家的，也就是言语上软乎点儿呗。

他帮不了她。他要有出息，她犯得着求别人去？

他喜欢夜市上粗糙世俗的温暖，也喜欢那时候的伊莲。那时候她多好，看电视《射雕英雄传》里翁美玲喊黄日华靖哥哥，她也跟着喊他顺哥哥。声音甜丝丝水灵灵，活活儿就是狐狸精托生的。撒娇发嗲使小性儿，都是她最拿手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她爱美，爱时髦，鼓楼边的书店街上摆满了花花绿绿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她挑来拣去，三五块钱买一样，兴冲冲当场就戴在头上身上，问他是不是漂亮。那样年轻的脸蛋，那样欢喜的模样，那样青春的身量，哪有不漂亮的。

街边有那么多零食摊子，炒瓜子、焦花生、鲜甘蔗汁、脆芝麻糖。

给女朋友买吧？女孩子喜欢的。

老板热切地招徕着。

他当然不会让摊主的建议落了空。伊莲的胃口是容易满足的，一块两块钱买了，够她从书店街吃着走到家里。他不心疼那点钱，宁肯勒掯着自己，也要她开心。

一点点好吃的填在她嘴里，伊莲就笑眯了眼睛扭着他的胳膊，一路哼哼唧唧着电视上新流行的歌回家去。这样的好日子老早过去了。她现在才看不上书店街那些小装饰品呢，连脚指头都透着瞧不起。她喜欢的是名牌是价格是品位。女人一旦有了钱就变了样，活像非得用钱把自己披挂起来，才能证明自己的不同凡响。

摆摊的都已经到位了。他在马家酱肉摊给娘买了几只卤鸡爪，这家的味道正，又烂活好嚼。给妞妞要了张鸡蛋煎饼，叮嘱人家不放豆腐皮，多放焦叶，多撒芝麻，不搁辣椒搁孜然。

对面一辆自行车，后边载着俩篓子，边走边吆喝着卖。篓子里有红艳艳的枸杞，饱满鲜亮，比超市里的要好。

周顺问了问价钱。三十五。

贵了。他摇头。

贵啥？正宗的宁夏枸杞，地道着呢。

三十吧？

成，第一炮生意。卖主很豪爽的样子。

周顺称了一斤。枸杞配上黑豆，煮好了每天吃一勺，对眼睛好。娘的眼睛见天盯着绣架，酸疼，咋说也是上岁数的人了。

路边有新裹了霜浆的糖堆儿，在清冷的空气中亮晶晶，仿佛结了冰一般。周顺犹豫了犹豫，挑了个山楂夹核桃仁的。他知道，伊

莲今天晚上照例不会回来吃饭，可是他还是给她买了。她喜欢，多年前就喜欢。那时候才刚结婚，他们都还在工厂里上班，晚上吃过饭喜欢出来走走，看见卖糖堆儿的她就发痴耍赖。顺哥哥，我肚子里不好受。周顺熟悉她的花样，知道她又犯了馋嘴病。女人家可不是得宠着点？她的小手腕儿都看在他眼睛里，可是他不点破，逗着她接茬演戏。周顺由着她，选个山楂夹核桃仁的糖堆儿帮助消化。她喜欢得什么似的，总要他先吃第一个。那年月小夫妻谈情说爱都藏着掖着，谁不怕羞在当街上亲热？他不好意思和她伙着吃，她就扯着他的胳膊不肯走。他只能听她的。赶紧咬一个下来，又酸又甜。他满心的得意，又怕给人看见，又怕没给人看见，美得很。

那时候她真的很可爱。他也是真的帅气。一对俊男靓女，穿着书店街地摊儿上最新挂出来的时髦衣服，谁不羡慕？街上好多眼睛都追着他们的背影走多远。

有人说，你们看他俩像不像上海滩里的周润发和赵雅芝？

现在可好，人家哪有空陪他。人家的时间是用来招呼陪伴有钱人的。

这种不被需要的痛苦，像只沉甸甸的锤子，经常一下一下砸在他心上。他眼睁睁看着伊莲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活像比国务院总理还重要，一会儿不忙着就会天塌地陷似的。就算回到家也不闲着，她在电话里和许多男男女女甜言蜜语地拉关系套近乎，呼喝着店里的员工指手画脚发布命令。

面对变化的世界，她是游刃有余的，他则那么仓皇。他不合时宜了，除了每天一大早起来为她的车做例行检查，把车擦得干干净净。

他很用心，他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她当然可以请别人来为她服务，她有钱嘛。这年月，只要有了钱，什么买不到？不过还好，她为他保留了这点做丈夫的义务，要是连这点也剥夺了，他想不出她要他这个丈夫还有什么用。

他们之间的那种事情也少了。她总是忙，大多时间回来得晚，

回到家就困得睁不开眼。而且，她太强势了，他就没有了在她身上做男人的心思。

在夜市上，周顺经常看到那些僧衣芒鞋的年轻人昂首阔步穿过街巷，身边的红男绿女和他们仿佛没有关系。他们是近旁大相国寺的和尚。他们大多正值壮年。身处闹市，不也可以做到清心寡欲？周顺想，自己莫如就做个在家修行的和尚吧。

大相国寺就在鼓楼附近。千年的古刹为什么会建在闹市里？周顺一直想不明白。没事的时候，他喜欢去寺里看千手千眼观音。这尊观音像是镇寺之宝，据说是清代一个民间艺人花了五十多年，倾尽毕生精力，用一株三千年生整棵银杏树雕刻成的。千眼表示遍观世间，千手表示遍护众生，寓意“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每天有很多人来拜观音，祈求富贵安康。

每次来，他都在观音面前立一会儿，并没有求告什么。只要站在观音面前，他就好像被那一千只眼睛照看了，通透了。不用他说，观音自然会看到他的心里，体谅他的难处。那一千只手仿佛温柔地抚在他身上，浑身的每一根汗毛都服服帖帖，驯顺得很。在那里静默半个小时，就如同练了气功一般，通体的经络都打开了，浑身的烦恼都泄掉了，感觉整个人像婴儿一样纯净。

每次从相国寺出来，他的心就踏实宁静了。这宁静不是止水的死寂，而是无风的水面，暗流潜伏在水底。就像对伊莲的爱恨，都藏在里头，面子上是看不到了。他越来越嘴拙，不愿意说，话都在心里埋着，他心里话唯一的出口就是观音。

他知道别人说他活得窝囊。不只是私底下，那些爱卖能的家伙甚至当面嘲笑过他。

他从来没有因此发脾气，而是假装没听见。他窝囊得心甘情愿。他在观音面前检讨过，把遭人耻笑的原因归结为自己。要是自己有出息，挣得多，她何苦在外边抛头露面谋生活。当然啦，若只是求得温饱，他无论如何辛苦也会努力做到。伊莲能吃多少饭，穿几件衣？可她不是那种只要温饱就能活下去的人。要养活这个爱挑样拔尖的媳妇超出了他的能耐。

他知道伊莲心里不指望他，他没本事解决她的很多问题。她爱出风头，爱漂亮，爱花钱，样样不肯输于人。他供应不起。

他无法准确地说出，他的好日子是从什么时间结束了。可是一定和他们的收入有关。

不知道咋地，几乎就是一夜之间，他们的企业就不行了，以前曾经很惹人羡慕的国营大厂正式工人的身份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值。电影电视里越来越多大款的富贵生活，在他们看来简直奢侈得不可思议。伊莲睁大了眼睛，羡慕向往着这样的生活。在工厂里上班，得几辈子才能挨上这样的日子？是伊莲先提出要辞职的。本来伊莲要求他一道。可是他舍不得，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曾经好好的工作，没准将来还会好起来。

伊莲可不愿意等下去，她不要这种穷日子，没有耐心去等待很可能永远回不来的好光景。她要下海。一个跑个体的朋友现在开服装店发了财，让她去店里帮忙，许诺工资是在厂里的两倍。伊莲忙不迭地答应了。

她每天穿着店里卖的衣服，做模特。她身材好嘴巴甜，衣服卖得好。她跟着女同学进过几次货，就摸清了里头的门道。她后来为什么和那个女同学闹起了别扭，周顺始终没搞清楚。恍惚听说是因为那个女同学的老公有事没事总爱朝店里跑，女同学不高兴，说了些不好听的，正好伊莲也有单干的打算，就自己赁店面卖起衣服来。她有眼光，进的衣服样子时新，价格便宜，好卖。那时候逢到节假日，周顺都要到店里去帮忙，可是店小，卖衣服得临时拉上布帘子让人家试穿，周顺一个大男人在店里怪不方便，顶多能帮着她去扛个包进个货啥的。后来，伊莲雇了个能说会道的小姑娘，周顺就派不上用场了。再后来，伊莲听常来买衣服的几个女人说搞美容更赚钱，又动了心思，便找机会转让了服装店，改行开美容院。入到行里才发现投资大得厉害。

她求爷爷告奶奶跑贷款，那段时间每天都是半夜才回家，浑身的烟气酒气香水气。好在美容院终于开张了，装修得富丽堂皇。她自己选准了市场狠下心，把服务对象定位在那些有钱的女人身

上。你不能指望从牙缝里省钱的女人到这里来一掷千金。甭说，还真有那些钱多得扎手的女人，只要承诺能把她们变漂亮，多少钱她们都舍得花。这样的女人才不屑于为了几块钱和你讨价还价，她们迷信价格，越贵越好。她们只求这些高价买来的东西能让自己的体重减掉一些斤两，在眼角平息一些皱纹。伊莲有眼光，美容院越来越红火，她也越来越忙了。

在伊莲开美容院之前，周顺的工厂就破产了。直到下岗，周顺才不得不承认还是伊莲活泛，自己死硬。他压根就不该对那半死不活的工厂抱什么幻想。就像很多年以前，他长得帅，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但是没有人能争得过伊莲。谁让那些女孩子脸皮儿薄，遮遮掩掩，欲语还休？她才不会谦让，她一向都是主动争取主动改变命运。她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

可是这样帅这样脸皮儿薄的男人现在不吃香了。没有钱，说啥都是抓瞎。这是个要用钱证明实力的年代。他老了，伊莲的美貌没有老。她的五官也许不出挑，但是她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衣饰平淡的。她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在人群里发出自己的光来，习惯于成为各种场合的焦点。

好在他在家没闲着多少天，还没有来得及过多领教伊莲的埋怨，就有人找上门要他去上班，就是他现在待的汽车修理厂。这个老板以前和周顺工作的单位打过交道，看好周顺的手艺，知道他下了岗，特地来找他。

穿过夜市，大街上到处是急匆匆的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他的踽踽独行显得格格不入。是啊，别人都忙，只有他不急不慌。

他一个人慢慢走着。娘在家，她会准备好晚饭，这些都不用他操心。娘是个明理的老太太，她没有念过多少书，可是她什么道理都懂得，不像别人家的老人糊涂。包括对伊莲，邻里的老太太没少到娘面前说长道短，可是娘没有说过一个赖字。

搁在好多年前，娘也应当算是大家闺秀。她爹是国民党官员，做过一任县长的，可是她还没有来得及跟着享几年福就解放了，爹去了台湾，把她留在老宅里。家庭成分不好，好多年间没少受牵

连,后来找了同样出身不好的周顺爸。没等到周顺长大,他爸又去世了。起起落落日子里的磕磕绊绊教会了她隐忍。人各有命,总得挣扎着过好了不是?

周顺打小跟着娘,孝顺。当年他要找伊莲,娘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说这丫头……怕是不肯安生啊。又问周顺,你真的喜欢?

喜欢。

喜欢就依你吧,是你和她过一辈子,各人有各人的命。

同意是同意了,可是娘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娘是个信命的人,当命运的偶然把她推向某种境地,她往往是接受而非反抗,她很少有什么激烈的反应。信命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艰难中能自我安慰。遭到生活亏待时,叹一声都是命啊,就算是对这种境遇的认同。周顺的性格随娘。

娘以前在汴绣厂上班,五十岁退了休,正好家里添了姐姐,姐姐自小跟着奶奶长大。

其实,伊莲是不愿意生孩子的,怕麻烦,怕影响身材,怕孩子牵绊着手脚,她就不自由了。要搁别人家,老人肯定成天唠叨。可是娘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

娘退休前那一年,过端午节那天在吃饭桌上忽地说,要是家里有个娃娃,咱家也该搓五色绳缝香布袋呢。前几天左右邻家都在动针线,花花绿绿怪好看哩。我眼看要退休了没有事,不如你们就生一个。孩子我养,你们清静做爹妈,咋说要比养只小猫小狗强,跟着我也是个伴。

伊莲向来没有个怕头,就怕娘。娘对她说话从来没有大过声,可只要娘说了,她就无论如何也要热热和和地接着,不敢让话掉在地上。

因为娘的这句话,她停了避孕药,这才有了姐姐。孩子一落地,娘就给抱走了,除了吃奶时找伊莲,其他时间都是娘照看。谁养的跟谁亲,姐姐是奶奶的影子,奶奶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伊莲没有当妈的样子,打心眼里不亲。可是她奶水旺得很,不敢不给孩子吃。勉强等到姐姐满一岁断了奶,她可算是解放了,又